

橘

文苑



责编/范亚湘 美编/何朝霞 校对/李乐



插画何朝霞

李兴锐没有带过兵，也没有参加过士科考，更没有显赫家世，然而，他却凭着一条敢拼的命、一颗勇于救世的心和长沙人那特有的“吃得苦、霸得蛮”，从浏阳山沟沟里一步一步地走到两江总督任上……放眼整个清朝，能够长年累月地务实笃行、清正自持，且卓有成效者，李兴锐实属凤毛麟角。

百年几日常得身闲

朱鹏飞

文脉长沙



壹
清朝同治九年(1870年)春夏，一阵骤雨洗过京城。天边渐次放晴，青石板路缝隙间还凝着湿漉漉水光。晌午后，一袭半旧青布长衫的李兴锐约浏阳同乡贺云龄、毕醇斋，共赴另一位浏阳同乡、户部主事谭继洵的陶然亭之约。

“勉林(李兴锐字)兄，久候了!”快到陶然亭外的柳荫下，谭继洵含笑相迎，身边围了几位熟稔的友人。李兴锐快步上前，拱手行礼，目光扫过众人，皆是平日往来密切的同道：笑着颌首致意的是户部官员皮宗瀚；自带几分武官英气的司马李光莹，正抬手遥指西山，赞叹眼前美景；还有举人李世德，显然已喝得几分醉意。

“诸位兄台，久违了!”李兴锐声音里带着几分旅途风尘。“刚忙完赈务，从燕赵大地归来赴皇太后之接见……多谢众兄趁这般闲情相邀。”

谭继洵笑着拍他肩膀：“勉林兄半年来为燕赵灾民奔走呼号，佳话早已传遍京都。今日特邀诸位来为兄台接风洗尘，领略美景，暂离案牍辛劳。”

众人簇拥着入亭，径入堂中，豁然开朗。四面轩窗敞开，西山秀色尽收其中。雨后层峦叠嶂间笼罩着淡淡云雾，苍翠的林木更显润泽，如一幅晕染开来的水墨长卷，铺展眼前。近处亭台草木清晰可辨，沟渠因雨水充盈潺潺流淌。芦苇挨挨挤挤的叶片上挂着晶莹水珠，蛙声阵阵此起彼伏，与潺潺流水声交织，如天然乐章。

李兴锐窗边远眺，呼吸似乎变得轻快了几分，抚掌赞叹：“这般景致，看得我胸襟为之一宽。”

清风吹醒。李世德目光落在堂内楹联上：“客醉共陶然，四面凉风吹酒醒；人生行乐耳，百年几日常得身闲。”意境超脱，道尽了世间闲情。好联，好联!”众人围拢过来，颌首称是，细品却各有心思。

从战火纷飞下的粮草转运、灾荒年月里的人间疾苦，到官场的载沉载浮、百姓的坚韧不屈，李兴锐回想起来恍如昨日。这些经历，如烙印刻在他心上，让他越发明白，所谓的“身闲”有几分奢侈。他目光深邃，久久未言，抬手，指尖轻轻拂过楹联上凹凸不平的刻痕。对联如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中积压已久的思绪。

自为曾国藩幕僚以来，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，难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。曾国藩移营畿辅时，特奏朝廷，调遣他一同北上。年初，畿南地区遭严重灾荒，百姓饿殍遍野，惨状触目惊心。他身负勘察灾情、督办赈济之重任。春寒料峭，朔风刺骨的正月初六日，便整装启程，历四月，完成赈灾督查事务，想想那些依靠他存活下来的百姓，岂敢“身闲”?

此番受曾国藩保荐授大名府知府，得以蒙召引见皇太后。提前入都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与贺云龄几番同游京城巷陌。尤其那次琉璃厂之行，松竹斋的宣纸、宝文斋的典籍、一品斋的佳帽、仁昌金店的珍饰、万丰扇店的雅扇，闲逛于达官显贵往来的京城老字号，平添了几分雅兴。店内陈设琳琅满目，藏品丰富，让这位乡村汉子心驰神往。他极力克制着心头的喜悦，终究还是购得砚台、印色与典籍等数件，聊慰此行。

“勉林兄，此番凝神，在思量何事?”谭继洵的声音打断了李兴锐沉思。他回过神来浅笑：“对联意境深远，颇有余味，看得有些出神了。”亭内一派热闹，或指点山河纵论天下大势；或闲话古今聊史海遗闻，笑语声阵阵传来。李兴锐静坐一隅，表面上凝神细听，心底却思绪翻涌，老家方言词“出湖”蓦地浮上心头。地形原因，湖南历来闭塞，人们活动的范围不出洞庭湖。“有出湖”成了闯荡四方、有出息的代名词。于乡里而言，今天在座个个是“有出湖”的人物，“百年几日常得身闲”，却难以言说。

前路更多挑战与重任，是为民福祉、为国安宁而马不停蹄奔波劳碌?还是停下脚步，享受片刻清闲与自在?这位素以沉稳干练著称的浏阳汉子，陷入沉吟中，但凭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信念鞭策前行，或许才是他心中的“陶然”之境。

贰
清朝道光七年(1827年)，李兴锐生于长沙府浏阳县。十八岁时父亲逝世，他扛起家庭重担，跻身生员之列后，以教书授徒为业。

面对频繁动乱和极不稳定的社会环境，青年李兴锐常常思索着如何应对。他召集乡中精英组建团练，并亲自制定章程，严明纪律，白日操练乡勇，夜间清查内奸，布防巡逻，以雷霆手段震慑匪寇气焰。团练御乱初试锋芒，他在地方声名渐起。

那时，太平军挥师入湘，兵锋直指省城长沙。浏阳征义堂匪患趁机作乱，消息传来，境内人心惶惶，谣言四起。李兴锐临危不乱，一面妥善安排兄弟护送母亲前往安全地带，一面奔走于邑中各乡，召集乡绅士民共商御敌之策。他激发众人斗志，扩充团练规模，日夜加紧操练。

湖南巡抚葆葆左宗棠派江忠源率军驰援，李兴锐主动请缨，率领团练配合官军作战。他们运送粮草、镇守要隘，成为平乱战局中不可或缺的力量。经数月，征义堂匪患平定，江忠源因功超擢署理湖北按察使。

李兴锐务实干练的作风与临危不惧的胆识，赢得了地方官吏的高度赏识。龙山人李竹溔任浏阳教谕，善于识人，以培养贤才为己任。他见李兴锐文武兼备、品行端方，深为器重，认为他非池中物，两人常纵论经世之学。李竹溔对时人说：“浏阳出人才，没人能超过李兴锐。”

太平军攻陷江西抚州后，又图谋进攻浏阳，窥伺长沙，湘东防线岌岌可危。湖南巡抚骆秉章闻讯，急令李兴锐率军抵挡。李兴锐与守备周虎臣领兵赶赴虎坊，此地山势险峻，是抵御太平军入境的咽喉要地。他抵达前线后，勘察地形，指挥乡勇运石筑垒，构建防线；又因地制宜，剡木为炮，赶制防御器械。太平军主力猛攻之际，他身先士卒坚守阵地，日夜与将士们死战不退，成功击退太平军，守住了长沙东部的门户。

有天，在江西办理捐输事宜的道员帅远燿路过浏阳，李竹溔邀来李兴锐。教谕官舍里，促膝长谈时政，深夜不停。帅远燿拍案而起说：“李先生性情坦荡、肝胆照人，是个共患难的人。”并向曾国藩举荐李兴锐。加上李竹溔亦写信举荐，曾国藩回信征召。不久后，帅远燿殉难，李兴锐不顾路途艰险，收葬遗骸；又承担起抚育其遗孤重任。后来，还委托侄子寻访帅远燿文集，确定篇目次序，整理为五卷，校勘并刊印。

从此，李兴锐随湘军从抚州出发，在湖口官督拜见曾国藩，加入其幕府。他在军事讨论中屡屡提出精准见解，对战场形势的研判、兵粮调度的谋划，皆切中要害，深受李鸿章、郭嵩焘、李元度等幕僚推崇。

曾国藩常一一观察僚属，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，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，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，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。在他身边办理咨文、奏折、信函、批札的幕僚，或主办粮台、厘金局、盐务局、编书局、营务处等要职的，都是幕府核心成员。不久，曾国藩让李兴锐总管山内粮台，负责湘军粮草事宜。

湘军粮台分为行营粮台、中转粮台和后勤粮台，行营粮台负责前线各军的供应，一般随军队行动。如祁门粮台(又名山内粮台)、无为粮台(又名江北粮台)等，就近解决前线的供应问题。行营粮台的主要经办人员有李瀚章、张瀛南、李兴锐等人。

叁
署理两江总督后，曾国藩密函曾国荃：把因安庆当作围攻江宁(南京)演习，训练部属，积累经验，日后好抢夺攻克江宁的首功。

此时，皖北深受捻军骚扰，州县无力对付。湘军移师祁门，警报频传，粮道时常受阻。兵家绝地成为考验李兴锐能力的时候了。他沉着应对，疏通粮运渠道，调度民夫昼夜转运；另一方面严密布防，防范太平军偷袭。太平军凤王古隆贤暗中谋划偷袭祁门，妄图截断湘军粮道。李兴锐事先侦知敌情，当机立断将辎重妥善藏匿，设下埋伏。太平军来袭，一无所获，又遭伏击，仓皇败退。时人评说：李兴锐虽然没有亲自到前线作战，但平定太平军的功劳，要把保障粮饷供应放在首位，这一点和亲临战场转战杀敌的功劳相比，相差不几。

唐义训、金国琛两位镇军率军驻扎祁门。士兵们因长期缺饷，怨

气冲天，竟敢喊着联合背叛主将，军营里一时混乱不堪。李兴锐听闻消息，不顾个人安危，独自骑马闯进营门。他把那些带头闹事的凶悍士兵叫到跟前，恳切又沉痛地劝说：“各位兄弟都是湖南人，千里迢迢从军，为的是求个富贵前程。可如今为啥要自相残杀、祸害自己的同乡?要是让对手趁机跟在咱们身后袭击，恐怕都没机会活着回家了!军饷供应不足，是粮台委员的过错。我跟大家约好，三天内把欠饷补上;要是到时候还不够，你们杀了我就是!”

士兵们被李兴锐坦诚与担当打动，念着同乡情分，纷纷放下武器，心甘情愿地听从他号令。事后，李兴锐悄悄查清带头叛乱的两个人，将情况报告曾国藩，处决了，军营叛乱彻底平定。

此时，因饱受战火蹂躏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哀嚎遍野。李兴锐还肩负着照料数以万计“仰食于粮台”的难民重任。可江南兵战不止，李兴锐

肆
应和新县令商量。遇到老奸巨猾，轻视赈灾事务的县令，他都及时通过书信向上级反映。邯郸县令钱茂培，赈灾事务没安排好，私心自用，带着册簿上路，十天都不回来。关乎百姓性命的事，县令也敢玩忽职守。李兴锐写信给太守长子明，督促他及早呈管。遇到可能生事的刁徒，李兴锐嘱咐县里先关押起来，赈灾后再处理。对于禀告村董办事不实、不周全，他仔细核查，有可疑之处，他传唤相关人员核对。他嘱咐两学官将被百姓举报的田万江看管起来。

查明田万江侵吞了一万七千多赈钱，按律法惩办，获得当地官员和士绅认可。

曾国藩因天津教案案重回两江总督位，仍带他南归，委其办理两江营务。他和彭玉麟规划的水师营制，两江总督端方在李兴锐去世时的政绩奏折中评价“经画长江水师事宜，迄今三十余年，犹多沿用其成法”。

不久后，曾国藩又委派李兴锐为上海机器局(江南制造局)会办。该局的最高长官叫督办，由两江总督兼任，朝廷大员;主持工作的一把手叫总办，四品地方官。总办之下还有会办、襄办和提调，下面还有委员、司事。

光緒元年(1875年)春，李兴锐任江南制造局总办，兼广方言馆总办，达八年之久。他以实干推动这座洋务重镇全方位的革新与突破，增建铁船厂、炮厂，扩充生产规模;又请出使英法的曾纪泽赴外洋考察各国新式工艺，洽购先进设备，将西

伍
也难以胜任。他希望皇上在大臣及督抚等地方官举荐精通中西的人才，进行考试。官员、平民百姓都可参考，考试后按等级授予官职，根据各自专长，派任军机处、总理衙门、出使参赞等职。他确信开设特科之后，人才会多得用不完。

维护货币制度。李兴锐研究了光绪乙亥、丙子年(1875—1876年)至辛卯、壬辰年间(1891—1892年)年间，英镑兑换白白银了数倍。他认为现在借一万英镑，对方只交付七十万两白银，用不了十年，恐怕需要一百五六十万两白银才能偿还。这足以让中国陷入困境，更不用说关税收支、商品交易中层层克的克了。他认为仿西方设立保险制度、整顿振兴农业、讲求军事武备，在各地设置巡警。

举行特科选拔特殊人才。李兴锐认为士大夫们抱着闭关自守的旧学问，对中外形势一无所知，外国侵略欺凌日益加剧，局势危急难以继续维持，无法抵御外侮;即使兴办各项政务，推行全面革新，官员们恐怕

忧心百姓安危，计划将难民渡到河对岸。他提前一日张罗着编排筏子，恰巧，河北岸积雪消融，溪流陡然暴涨，波涛汹涌如野马奔腾。赶来的捻军被滔滔河水阻拦，无法渡河追击。

粮队里有个队长叫王义章，心术不正，竟抢劫难民十两银子逃跑了。李兴锐得知后，派人把他抓回来。在营帐前，将其斩首示众，以儆效尤。

曾有一次，李兴锐走到荷叶洲时，看到遍地无人掩埋的白骨，荒郊野岭间尸骸纵横，凄惨得让人头皮发麻。他捐出自己全部收入，尽量节省官署开支，筹钱置办义冢。并带人挖出了两万多具暴露在外尸骨，掩埋。

粮台稳定运转，为湘军作战提供了坚实保障，让李兴锐在军旅后勤与政务处理中积累了丰富经验。也开启了他与晚清名臣交集的仕途序幕，其后驰骋官场、经世济民，在历史舞台上书写出厚重篇章。

方前沿军工技术引入局内。管理方面，他事必躬亲，每日亲历各厂考察员工勤惰，以功过定奖惩，一改局内散漫之风，局务大有起色。江南制造局因此冠绝各省，成为晚清军工企业标杆。李兴锐还推动试制与仿制武器，先后仿制成克虏伯炮、40磅子阿莫斯特朗炮等当时先进火炮;同时设立水雷厂，研制出筒式100磅药磁电熟铁浮雷、生铁沉雷等水雷武器，填补了晚清水师装备空白。

广方言馆是李鸿章仿效京师同文馆，于同治二年(1863年)春在上海开办传授外语和其他西学知识的学堂。当时国人把外国语称为“方言”，上海同文馆后就改名为上海广方言馆。广方言馆招收“资禀颖悟、根器端静之文童”，学制三年后为附生，准其应科举考试，或视成绩到各衙门、海关充任翻译等差事。广方言馆的英法文教育多由外籍人士把持，外文教学权旁落。李兴锐总办兼任广方言馆总办后，果断聘用国人担任英法文教育，改变外文教学被动局面;又设立武学、船学两馆，针对性培养军工与造船领域的技术人才。广方言馆先后办了10期，培养生员500多人。毕业生大多数从事洋务事业。一些人被朝廷授予官职，少数成绩优异的被派往美国深造，这些毕业生中后来到外交部任职，或出任驻外使馆的公使、参赞，如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等。

李兴锐从设施、管理、人才到制造的系统性革新，以实干实现“自强”，成为晚清洋务运动中代表性人物，彰显了他“师夷长技以自强”的初心与担当。

田之外，还研究各类植物。要让百姓自行选择官荒和无主之地认领耕种，官府发给牌照，收取少量租息。还要劝导百姓购置便利易行的农具，官府酌情筹集公款资助。对能让土地没有闲置、林木繁茂的劝农官，予以保举提拔;劝导无方的，予以罢黜。

讲求武备，完善军事。洋务经营了二三十年，铁甲舰、水雷、快枪、巨炮非常多，可马尾之战，船政水师败给法国;甲午战败，北洋海军被日本覆灭。李兴锐认为选用的将领不称职，士兵没有受过实战训练，不全是武器好坏问题。西方将领、士兵都出身于军事学堂。战阵步伐、行军营垒搭建、枪炮准星标尺使用、子弹飞行轨迹和落角，以及海路沙线、炮台方位、地雷和水雷的巧妙用法，他们都了解透彻。要讲求武备，把教导训练将士作为首要任务。

李兴锐的政务折稿刊载在《申报》上，算忧国忧民的优等生范文了。认真细读这篇经济科技论文，体现了湖湘经世之学，可惜夙老矣。

陆
李兴锐自随营委员一职起家，于乱世风雨飘摇中，秉持坚韧务实的行事作风稳步升迁，更以廉洁奉公的品格为人称道。

湘军收复金陵后，朝廷核算军费报销时，粮台积下了四十多万两“平余银”(核算过程中产生的结余)。有同僚觉得这钱该经办委员们，私下劝李兴锐把钱私藏起来。李兴锐听了勃然大怒，斥责道：“这是盗贼才会干的事，我不屑于这样做!”并把所有银子都尽数上缴。

灾赈期间，新任任的大名县知县张方章与候补道员刘树堂专程前来拜谒。李兴锐听闻家仆贾裕私下向大名县举荐人员，当即向张知县核实，张对此矢口否认。即便如此，李兴锐仍决意遣散贾裕，他秉持“防微杜渐”的处事原则，坚信上下级交往之间，理当以道义相规、爱人以德。

灾灾之后，曾国藩上奏朝廷，李兴锐畿南办赈事务，能剔除其中弊端，做到每分钱都归公。原本催促他赴任大名府知府，可其母在江宁寓所病重。他请求探母，我不便强留。如今假期早已届满，母病仍未痊愈。该员淡泊功名利禄，欲辞职奉养母亲。军营中已跟随我十四年，据臣长期观察，其性格果毅真诚，清廉有作为，且品行一致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如赋闲，可惜了，恳请皇上施恩，准其辞去大名府知府，留两江地区，我酌情委派差事，借此收揽人才，发挥其作用。

李兴锐是一个好帮手，性格谦虚却不浅薄，我想要上奏调他过来，又难以落笔写奏折，深怕埋没了这个人才，辜负了他远大抱负。”很多幕僚经曾国藩举荐，早已是朝中大夫，而李兴锐多次推辞。不过，曾国藩逝世后，李宗羲、李鸿章等人常调李兴锐前往其地盘任职。

光緒十二年(1886年)，李兴锐随邓铁香到镇南关中越边界，在边境两年，他染上癖病，左足不便。贫病交加，医药难继，他却淡然处之，靠余薪度日。友朋资助，他拒绝说：“我穷惯了，上天本意让我受苦，何必连累您呢?”

他任职东海关道时，威海已被日本占据并驻兵。目睹外侮侵扰，百姓困苦，于是商议丈量土地，划定界限，让主客双方各守以相安。东海关通商后税收逐渐兴盛，盈余钱财，他人往往来自我丰裕，李兴锐则全部奉公，超额解送盈余银子四万两。

光緒八年(1882)，两江总督左宗棠给他写信，欲保举曾国藩女婿聂缉燊任会办。李兴锐竟以曾国藩旧部，怕人说“任人唯亲”婉辞。左宗棠再写信时甩出金句：局员不同于官僚，局务不同于政事，聂缉燊能则进之，不能则撤之，至于薪水，每月五十两，我自自有安排。聂缉燊才进入制造局任会办。

朝廷知道李兴锐刚正不阿，每当谏官弹劾事情，都交付他审查处理，没人敢用私事求他。光绪三十年(1904)，李兴锐成为最后一位湘籍两江总督，还兼南洋通商大臣之位。夏华在《晚清南洋大臣群体研究》中提及，清廷选官向来重视资历出身，而仅为诸生的李兴锐，凭借曾国藩等人的赏识提携，加之任上政绩斐然，终擢升此要职。

可惜刚两月，李兴锐因病去世。从陶澍开始，湘籍人士总督两江位长达七十四年，人数多达九人，令人叹为奇异。可惜，中日甲午海战爆发，由刘坤一统帅、魏光燾指挥的湘军将士在牛庄陆战时被日军打败，湘军神话不再，湘籍士大夫督督失去总督两江的本钱。

逝世前一月，快耄耋之年的李兴锐连日与各省督抚往复电报，殚精竭虑，只为合力抵制外国逼迫、榨取民脂民膏，以佑社稷根基。时值兵部左侍郎穆良抵达江宁，他不顾病体劳顿，一日之内三度接见，与对方纵论整军经武、理财赋、督办军工制造等国之要务。这位年届七十八岁的湘籍老臣，心力交瘁夜难寐，溘然长逝，恰如春蚕吐丝，至死方休。纵观其一生，于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端无一不臻上乘，其持身之正、任事之勤、报国之忠，即便以现代用人标准衡量，亦堪称典范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李兴锐是湘军高官至督抚的三十六人之一。其侄李昌洵曾师从王先谦，特请后者为李兴锐撰写墓志铭。王先谦在铭文中盛赞其秉性廉正，不为外物所牵累;行事严谨，不汲汲于虚名浮誉。《清史稿》在为李瀚章、陈士杰、李兴锐等人列传后，曾如是评说：“此十人虽政绩不必尽同，其贤者至今尤挂人口，庶几不失为清史之功臣。”在晚清波谲澜沧的官场上，李兴锐的声名或许不及曾国藩、李鸿章那般显赫，但他一生务实笃行、清正自持，同样成为湖湘经世致用精神的生动注脚。